資治通鑑/卷04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 ◄

資治通鑑
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

► 卷四十二

起強圉大淵獻，盡屠維赤奮若，凡三年。

【漢紀三十三】 起強圉大淵獻，盡屠維赤奮若，凡三年。

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

建武三年（丁亥，公元二七年）

1 春，正月，甲子，馮異為征西大將軍。鄧禹慚於受任無功，數以饑卒徼赤眉戰，輒不利；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，要馮異共攻赤眉。異曰：「異與賊相拒數十日，雖虜獲雄將，餘眾尚多，可稍以恩信傾誘，難卒用兵破也。上今使諸將屯澠池，要其東，而異擊其西，一舉取之，此萬成計也！」禹、弘不從，弘遂大戰移日。赤眉陽敗，棄輜重走；車皆載土，以豆覆其上，兵士饑，爭取之。赤眉引還，擊弘，弘軍潰亂；異與禹合兵救之，赤眉小卻。異以士卒饑倦，可且休。禹不聽，復戰，大為所敗，死傷者三千餘人，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。異棄馬〔步〕(奔)走[1]，上回溪孤，與麾下數人歸營，收其散卒，復堅壁自守。

2 辛巳，立四親廟於雒陽，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。

3 壬午，大赦。

4　閏月[2]，乙巳，鄧禹上大司徒、梁侯印綬；詔還梁侯印綬，以為右將軍。

5　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，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，伏於道側。旦日，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，異少出兵以救之；賊見勢弱，遂悉眾攻異，異乃縱兵大戰。日昃，賊氣衰，伏兵卒起，衣服相亂，赤眉不復識別，眾遂驚潰；追擊，大破之於崤底，降男女八萬人。帝降璽書勞異曰：「始雖垂翅回溪，終能奮翼漉池，可謂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。方論功賞，以答大勳。」

赤眉餘眾東向宜陽。甲辰，帝親勒六軍，嚴陣以待之。赤眉忽遇大軍，驚震不知所謂，乃遣劉恭乞降曰：「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，何以待之？」帝曰：「待汝以不死耳！」丙午，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，上所得傳國璽綬。積兵甲宜陽城西，與熊耳山齊。赤眉眾尚十餘萬人，帝令縣廚皆賜食。明旦，大陳兵馬臨雒水，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。帝謂樊崇等曰：「得無悔降乎？朕今遣卿歸營，勒兵鳴鼓相攻，決其勝負，不俗強相服也。」徐宣等叩頭曰：「臣等出長安東都門，君臣計議，歸命聖德。百姓可與樂成，難與圖始，故不告眾耳。今日得降，猶去虎口歸慈母，誠歡誠喜，無所恨也！」帝曰：「卿所謂鐵中錚錚，人庸中佼佼者也。」戊申，還自宜陽。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，賜之田宅。其後樊崇、逢安反，誅；楊音、徐宣卒於鄉里。帝憐盆子，以為趙王郎中；後病失明，賜滎陽均輸官地，使食其稅終身。劉恭為更始報仇，殺謝祿，自繫獄；帝赦不誅。

6　二月，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。永聞伏隆至劇，亦遣使立張步為齊王。步貪王爵，猶豫未決。隆曉譬曰：「高祖與天下約，非劉氏不王；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！」步欲留隆，與共守二州；隆不聽，求得反命，步遂執隆而受永封。隆遣間使上書曰：「臣隆奉使無狀，受執凶逆；雖在困厄，授命不顧。又，吏民知步反畔，心不附之，願以時進兵，無以臣隆為念！臣隆得生到闕廷，受誅有司，此其大願。若令沒身寇手，以父母、昆弟長累陛下。陛下與皇后、太子永享萬國，與天無極！」帝得隆奏，召其父湛，流涕示之曰：「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！」其後步遂殺之。帝方北憂漁陽，南事梁、楚，故張步得專集齊地，據郡十二焉。

7　帝幸懷。

8　吳漢率耿弇、蓋延擊青犢於軹西，大破降之。

9　三月，壬寅，以司直伏湛為大司徒。

10　涿郡太守張豐反，自稱無上大將軍，與彭寵連兵。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，上疏求救。詔報曰：「往年赤眉跋扈長安，吾策其無穀必東；果來歸附。今度此反虜，勢無久全，其中必有內相斬者。今軍資未充，故須後麥耳！」浮城中糧盡，人相食，會耿況遣騎來救，浮乃得脫身走，薊城遂降於彭寵。寵自稱燕王，攻拔右北平、上谷數縣，賂遣匈奴，借兵為助；又南結張步及富平、獲索諸賊，皆與交通。

11　帝自將征鄧奉，至堵陽。奉逃歸淯陽，董訢降。夏，四月，帝追奉至小長安，與戰，大破之；奉肉袒因朱祐降。帝憐奉舊功臣，且釁起吳漢，欲全宥之。岑彭、耿弇諫曰：「鄧奉背恩反逆，暴師經年，陛下既至，不知悔善，而親在行陳，兵敗乃降；若不誅奉，無以懲惡！」於是斬之。復朱祐位。

12　延岑既破赤眉，即拜置牧守，欲據關中。時關中眾寇猶盛，岑據藍田，王歆據下邽，芳丹據新豐，蔣震據霸陵，張邯據長安，公孫守據長陵，楊周據谷口，呂鮪據陳倉，角閎據汧，駱延據盩厔，任良據雩阜，汝章據槐里，各稱將軍，擁兵多者萬餘人，少者數千人，轉相攻擊。馮異且戰且行，屯軍上林苑中。延岑引張邯、任良共攻異；異擊，大破之，諸營保附岑者皆來降，岑遂自武關走南陽。時百姓飢餓，黃金一斤易豆五升，道路斷隔，委輸不至，馮異軍士悉以果實為糧。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，將兵助異，並送縑、穀。異兵穀漸盛，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，褒賞降附有功勞者，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，散其眾歸本業，威行關中。唯呂鮪、張邯、蔣震遣使降蜀，其餘悉平。

13　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，圍蘇茂於廣樂，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。漢迎與之戰，不利，墮馬傷膝，還營；建等遂連兵入城。諸將謂漢曰：「大敵在前，而公傷臥，眾心懼矣！」漢乃勃然裹創而起，椎牛饗士，慰勉之，士氣自倍。旦日，蘇茂、周建出兵圍漢；漢奮擊，大破之，茂走還湖陵。睢陽人反城迎劉永，蓋延率諸將圍之；吳漢留杜茂、陳俊守廣樂，自將兵助延圍睢陽。

14　車駕自小長安引還，令岑彭率傅俊、臧宮、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。五月，己酉，車駕還宮。

15　乙卯晦，日有食之。

16　六月，壬戌，大赦。

17　延岑攻南陽，得數城；建威大將軍耿弇與戰於穰，大破之。岑與數騎走東陽，與秦豐合；豐以女妻之。建義大將軍朱祐率祭遵等與岑戰於東陽，破之；岑走歸秦豐。祐遂南與岑彭等軍合。

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陰縣，而劉歆、孫龔為其謀主；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，仲況與龔降。竟終不伐其功，隱身樂道，壽終於家。

秦豐拒岑彭於鄧，秋，七月，彭擊破之。進圍豐於黎丘，別遣積弩將軍傅俊將兵徇江東，揚州悉定。

18　蓋延圍睢陽百日，劉永、蘇茂、周建突出，將走鄲；延追擊之急，永將慶吾斬永首降。蘇茂、周建奔垂惠，共立永子紆為梁王。佼彊奔保西防。

19　冬，十月，壬申，上幸春陵，祠園廟。

20　耿弇從容言於帝，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，定彭寵於漁陽，取張豐於涿郡，還收富平、獲索，東攻張步，以平齊地。帝壯其意，許之。

21　十一月，乙未，帝還自春陵。

22　是歲，李憲稱帝，置百官，擁九城，眾十餘萬。

23　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：「今西州未附，子陽稱帝，道里阻遠，諸將方務關東，思西州方略，未知所在，〔奈何〕[3]？」歙曰：「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。其人始起，以漢為名。臣願得奉威命，開以丹青之信，囂必束手自歸。則述自亡之勢，不足圖也！」帝然之，始令歙使於囂。囂既有功於漢，又受鄧禹爵署，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，囂乃奉奏詣闕。帝報以殊禮，言稱字，用敵國之儀，所以慰藉之甚厚。

建武四年（戊子，公元二八年）

1　正月，甲申，大赦。

2　二月，壬子，上行幸懷；壬申，還雒陽。

3　延岑復寇順陽；遣鄧禹將兵擊破之。岑奔漢中。公孫述以岑為大司馬，封汝寧王。

4　田戎聞秦豐破，恐懼，欲降。其妻兄辛臣圖彭寵、張步、董憲、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以示戎曰：「雒陽地如掌耳，不如且按甲以觀其變。」戎曰：「以秦王之強，猶為征南所圍，吾降決矣！」乃留辛臣使守夷陵，自將兵沿江溯沔止黎丘。辛臣於後盜戎珍寶，從間道先降於岑彭，而以書招戎曰：「宜以時降，無拘前計！」戎疑臣賣己，灼魚卜降，兆中坼，遂復反，與秦豐合。岑彭擊破之，戎亡歸夷陵。

5　夏，四月，丁巳，上行幸鄴；己巳，幸臨平，遣吳漢、陳俊、王梁擊破五校於臨平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，據城而反；諸將爭欲攻之。吳漢曰：「使鬲反者，守長罪也。敢輕冒進兵者斬！」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，而使人謝；城中五姓大喜，即相率降。諸將乃服，曰：「不戰而下城，非眾所及也！」

6　五月，上幸元氏，辛巳，幸盧奴，將親征彭寵。伏湛諫曰：「今兗、豫、青、冀，中國之都，而寇賊縱橫，未及從化。漁陽邊外荒耗，豈足先圖！陛下捨近務遠，棄易求難，誠臣之所惑也！」上乃還。

7　帝遣建〔義〕(議)大將軍朱祐、建威大將軍耿弇、征虜將軍祭遵、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於涿郡。祭遵先至，急攻豐；禽之。初，豐好方術，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，以五彩囊裹石繫豐肘，云「石中有玉璽」。豐信之，遂反。既執，當斬，猶曰「肘石有玉璽。」傍人為椎破之，豐乃知被詐，仰天歎曰：「當死無恨！」

上詔耿弇進擊彭寵。弇以父況與寵同功，又兄弟無在京師者，不敢獨進，求詣雒陽。詔報曰：「將軍舉宗為國，功傚尤著，何嫌何疑，而欲求征！」況聞之，更遣弇弟國入侍。時祭遵屯良鄉，劉喜屯陽鄉，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；耿況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，斬兩王，寵乃退走。

8　六月，辛亥，車駕還宮。

9　秋，七月，丁亥，上幸譙，遣捕虜將軍馬武、騎都尉王霸圍劉紆、周建於垂惠。

10　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；憲聞之，自郯圍之。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萌在楚，請往救之。帝敕曰：「可直往搗郯，則蘭陵自解。」延等以賁休城危，遂先赴之。憲逆戰而陽敗退，延等因拔圍入城。明日，憲大出兵合圍；延等懼，遽出突走，因往攻郯。帝讓之曰：「間欲先赴郯者，以其不意故耳。今既奔走，賊計已立，圍豈可解乎！」延等至郯，果不能克；而董憲遂拔蘭陵，殺賁休。

11　八月，戊午，上幸壽春，遣揚武將軍南陽馬成，率誅虜將軍南陽劉隆等三將軍發會稽、丹陽、九江、六安四郡兵擊李憲。九月，圍憲於舒。

王莽末，天下亂，臨淮大尹河南侯霸獨能保全其郡。帝征霸會壽春，拜尚書令。時朝廷無故典，又少舊臣，霸明習故事，收錄遺文，條奏前世善政法度，施行之。

冬，十月，甲寅，車駕還宮。

12　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。援素與述同里閈，相善，以為既至，當握手歡如平生；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，交拜禮畢，使出就館。更為援制都布單衣、交讓冠，會百官於宗廟中，立舊交之位，述鸞旗、旄騎，警蹕就車，磬折而入，禮饗官屬甚盛，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。賓客皆樂留，援曉之曰：「天下雄雌未定，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，與圖成敗，反修飾邊幅，如偶人形，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！」因辭歸，謂囂曰：「子陽，井底蛙耳，而妄自尊大；不如專意東方。」

囂乃使援奉書雒陽。援初到，良久，中黃門引入。帝在宣德殿南廡下，但幘，坐，迎笑，謂援曰：「卿遨遊二帝間，今見卿，使人大慚。」援頓首辭謝，因曰：「當今之世，非但君擇臣，臣亦擇君矣。臣與公孫述同縣，少相善；臣前至蜀，述陛戟而後進臣。臣今遠來，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，而簡易若是！」帝復笑曰：「卿非刺客，顧說客耳。」援曰：「天下反覆，盜名字者不可勝數；今見陛下恢廓大度，同符高祖，乃知帝王自有真也。」

13　太傅卓茂薨。

14　十一月，丙申，上行幸宛。岑彭攻秦豐三歲，斬首九萬餘級；豐餘兵裁千人，食且

盡。十二月，丙寅，帝幸黎丘，遣使招豐，豐不肯降；乃使朱祜等代岑彭圍黎丘，使岑彭、傅俊南擊田戎。

15　公孫述聚兵數十萬人，積糧漢中；又造十層樓船，多刻天下牧守印章。遣將軍李育、程烏將數萬眾出屯陳倉，就呂鮪，將徇三輔；馮異迎擊，大破之，育、烏俱奔漢中。異還，擊破呂鮪，營堡降者甚眾。

是時，隗囂遣兵佐異有功，遣使上狀，帝報以手書曰：「慕樂德義，思相結納。昔文王三分，猶服事殷，但駑馬、鉛刀，不可強扶，數蒙伯樂一顧之價。將軍南拒公孫之兵，北禦羌、胡之亂，是以馮異西征，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。微將軍之助，則咸陽已為它人禽矣！如令子陽到漢中，三輔願因將軍兵馬，鼓旗相當。儻肯如言，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！管仲曰：『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鮑子。』自今以後，手書相聞，勿用傍人間構之言。」其後公孫述數遣將間出，囂輒與馮異合勢，共摧挫之。述遣使以大司空、扶安王印綬授囂；囂斬其使，出兵擊之，以故蜀兵不復北出。

16　泰山豪傑多與張步連兵。吳漢薦強駑大將軍陳俊為泰山太守，擊破步兵，遂定泰山。

建武五年（己丑，公元二九年）

1　春，正月，癸巳，車駕還宮。

2　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。隗囂與援共臥起，問以東方事，曰：「前到朝廷，上引見數十，每接燕語，自夕至旦，才明勇略，非人敵也。且開心見誠，無所隱伏，闊達多大節，略與高帝同；經學博覽，政事文辯，前世無比。」囂曰：「卿謂何如高帝？」援曰：「不如也。高帝無可無不可；今上好吏事，動如節度，又不喜飲酒。」囂意不懌，曰：「如卿言，反覆勝邪！」

3　二月，丙午，大赦。

4　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。馬武為茂、建所敗，奔過王霸營，大呼求救。霸曰：「賊兵盛，出必兩敗，弩力而已！」乃閉營堅壁。軍吏皆爭之，霸曰：「茂兵精銳，其眾又多，吾吏士心恐，而捕虜與吾相恃，兩軍不一，此敗道也。今閉營固守，示不相援，賊必乘勝輕進；捕虜無救，其戰自倍。如此，茂眾疲勞，吾承其敝，乃可克也。」茂、

建果悉出攻武，合戰良久，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，霸乃開營後，出精騎襲其背。茂、建前後受敵，驚亂敗走，霸、武各歸營。茂、建復聚兵挑戰，霸堅臥不出，方饗士作倡樂；茂雨射營中，中霸前酒樽，霸安坐不動。軍吏皆曰：「茂前日已破，今易擊也。」霸曰：「不然。蘇茂客兵遠來，糧食不足，故數挑戰，以徼一時之勝。今閉營休士，所謂『不戰而屈人兵』者也。」茂、建既不得戰，乃引還營。其夜，周建兄子誦反，閉城拒之。建於道死；茂奔下邳，與董憲合；劉紆奔佼彊。

5　乙丑，上行幸魏郡。

6　彭寵妻數為惡夢，又多見怪變；卜筮、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。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，不信之，使將兵居外，無親於中。寵齋在便室，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，共縛著床，告外吏云：「大王齋禁，皆使吏休。」偽稱寵命，收縛奴婢，各置一處。又以寵命呼其妻，妻入，驚曰：「奴反！」奴乃捽其頭，擊其頰。寵急呼曰：「趣為諸將軍辦裝！」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，留一奴守寵。寵謂守奴曰：「若小兒，吾素所愛也。今為子密所迫劫耳！解我縛，當以女珠妻汝，家中財物皆以與若。」小奴意欲解之，視戶外，見子密聽其語，遂不敢解。於是收金玉衣物，至寵所裝之，被馬六匹，使妻縫兩縑囊。昏夜後，解寵手，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：「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，〔速開門出〕[4]，勿稽留之。」書成，斬寵及妻頭置囊中，使持記馳出城，因以詣闕。明旦，閣門不開，官屬逾牆而入，見寵屍，驚怖。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，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，夷其宗族。帝封子密為不義侯。

權德輿議曰：伯通之叛命，子密之戕君，同歸於亂，罪不相蔽，宜各致於法，昭示王度，反乃爵於五等，又以「不義」為名。且舉以不義，莫可侯也；此而可侯，漢爵為不足勸矣。春秋書齊豹盜、三人名之義，無乃異於乎！

7　帝以扶風郭伋為漁陽太守。伋承離亂之後，養民訓兵，開示威信，盜賊銷散，匈奴遠迹；在職五年，戶口增倍。

8　帝使光祿大夫樊宏持節迎耿況於上谷，曰：「邊郡寒苦，不足久居。」況至京師，賜甲第，奉朝請，封牟平侯。

吳漢率耿弇、王常擊富平、獲索賊於平原，大破之；追討餘黨，至勃海，降者上萬餘人。上因詔弇進討張步。

9　平狄將軍龐萌，為人遜順，帝信愛之，常稱曰：「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寄百里之命者，龐萌是也。」使與蓋延共擊董憲。歸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，萌以為延譖己，自疑，遂反，襲延軍，破之；與董憲連和，自號東平王，屯桃鄉之北。帝聞之，大怒，自將討萌，與諸將書曰：「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[5]，將軍得無笑其言乎！老賊當族，其各厲兵馬，會睢陽！」

龐萌攻破彭城，將殺楚郡太守孫萌。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，號泣請代其死，身被七創；龐萌義而捨之。太守已絕復甦，渴求飲，平傾創血以飲之。

10　岑彭攻拔夷陵，田戎亡入蜀，盡獲其妻子、士眾數萬人。公孫述以戎為翼江王。

岑彭謀伐蜀，以夾川穀少，水險難漕，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，都尉田鴻軍夷陵，領軍李玄軍夷道；自引兵還屯津鄉，當荊州要會，喻告諸蠻夷降者，奏封其君長。

11　夏，四月，旱，蝗。

12　隗囂問於班彪曰：「往者周亡，戰國並爭，數世然後定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？將承運迭興，在於一人也？」彪曰：「周之廢興，與漢殊異。昔周爵五等，諸侯從政，本根既微，枝葉強大，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，勢數然也。漢承秦制，改立郡縣，主有專己之威，臣無百年之柄。至於成帝，假借外家，哀、平短祚，國嗣三絕，故王氏擅朝，因竊號位，危自上起，傷不及下，是以即真之後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。十餘年間，中外騷擾，遠近俱發，假號雲合，咸稱劉氏，不謀同辭。方今雄傑帶州域者，皆無七國世業之資，而百姓謳吟思漢。漢必復興，已可知矣。」

囂曰：「生言周、漢之勢可也，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，而謂漢復興，疏矣！昔秦失其鹿，劉季逐而掎之，時民復知漢乎？」彪乃為之著《王命論》以風切之曰：「昔堯之禪舜曰：『天之歷數在爾躬。』舜亦以命禹。洎於稷、契，咸佐唐、虞，至湯、武而有天下。劉氏承堯之祚，堯據火德而漢紹之，有赤帝子之符，故為鬼神所福饗，天下所歸往。由是言之，未見運世無本，功德不紀，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！俗見高祖興於布衣，不達其故，至比天下於逐鹿，幸捷而得之。不知神器有命，不可以智力求也。悲夫，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！夫餓饉流隸，飢寒道路，所願不過一金，然終轉死溝壑，何則？貧窮亦有命也。況乎天子之貴，四海之富，神明之祚，可得而妄處哉！故雖遭厄

會，竊其權柄，勇如信、布，強如梁、籍，成如王莽，然卒潤鑊伏質，亨醢分裂；又況幺麼尚不及數子，而欲暗奸天位者呼！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，卒富貴不祥，止嬰勿王；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，伏劍而死，以固勉陵。夫以匹婦之明，猶能推事理之致，探禍福之機，而全宗祀於無窮，垂策書於春秋，而況大丈夫之事乎！是故窮達有命，吉凶由人，嬰母知廢，陵母知興，審此二者，帝王之分決矣。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，知人善任使。當食吐哺，納子房之策；拔足揮洗，捐酈生之說；舉韓信於行陳，收陳平於亡命；英雄陳力，群策畢舉，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。若乃靈瑞符應，其事甚眾，故淮陰、留侯謂之天授，非人力也。英雄誠知覺寤，超然遠覽，淵然深識，收陵、嬰之明分，絕信、布之覬覦，距逐鹿之瞽說，審神器之有授，毋貪不可冀，為二母之所笑，則福祚流于子孫，天祿其永終矣！」囂不聽。彪遂避地河西。竇融以為從事甚禮重之。彪遂為融畫策，使之專意事漢焉。

13　初，竇融等聞帝威德，心欲東向，以河西隔遠，未能自通，乃從隗囂受建武王朔；囂皆假其將軍印綬。囂外順人望，內懷異心，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：「更始事已成，尋覆亡滅，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！今即有所主，便相係屬，一旦拘制，自令失柄，後有危敗，雖悔無及。方今豪傑競逐，雌雄未決，當各據土宇，與隴、蜀合從，高可為六國，下不失尉佗。」融等召豪傑議之，其中識者皆曰：「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，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、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，故劉子駿改易名字，冀應其占。及莽末，西門君惠謀立子駿，事覺被殺，出謂觀者曰：『讖文不誤，劉秀真汝主也！』此皆近事暴著，眾所共見者也。況今稱帝者數人，而雒陽土地最廣，甲兵最強，號令最明，觀符命而察人事，它姓殆未能當也！」眾議或同或異。

融遂決策東向，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。先是，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，遇鈞於道，即與俱還。帝見鈞歡甚，禮饗畢，乃遣令還，賜融璽書曰：「今益州有公孫子陽，天水有隗將軍。方蜀、漢相攻，權在將軍，舉足左右，便有輕重。以此言之，欲相厚豈有量哉！欲遂立桓、文，輔微國，當勉卒功業；欲三分鼎足，連衡合從，亦宜以時定。天下未並，吾與爾絕域，非相吞之國。今之議者，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。王者有分土，無分民，自適己事而已。」因授融為涼州牧。璽書至河西，河西皆驚，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。

14　朱祜急攻黎丘，六月，秦豐窮困出降；轞車送洛陽。吳漢劾祜廢詔命，受豐降。上誅豐，不罪祜。

15　董憲與劉紆、蘇茂、佼彊去下邳還蘭陵，使茂，彊助龐萌圍桃城。帝時幸蒙，聞之，乃留輜重，自將輕兵晨夜馳赴。至亢父，或言百官疲倦，可且止宿；上不聽，復行十里，宿任城，去桃城六十里。旦日，諸將請進，龐萌等亦勒兵挑戰。帝令諸將不得出，休士養銳以挫其鋒。時吳漢等在東郡，馳使召之。萌等驚曰：「數百里晨夜行，以為至當戰，而堅坐任城，致人城下，真不可往也！」乃悉兵攻桃城。城中聞車駕至，眾心益固；萌等攻二十餘日，眾疲睏，不能下。吳漢、王常、蓋延、王梁、馬武、王霸等皆至，帝乃率眾軍進救桃城，親自搏戰，大破之。龐萌、蘇茂、佼彊夜走從董憲。

秋，七月，丁丑，帝幸沛，進幸湖陵。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；憲招誘五校餘賊，與之抵守建陽。帝至蕃，去憲所百餘里，諸將請進，帝不聽，知五校乏食當退，敕各堅壁以待其敝。頃之，五校果引去。帝乃親臨，四面攻憲，三日，大破之。佼彊將其眾降，蘇茂奔張步，憲及龐萌走保郯。八月，己酉，帝幸郯，留吳漢攻之，車駕轉徇彭城、下邳。吳漢拔郯，董憲、龐萌走保朐。劉紆不知所歸，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。吳漢進圍朐。

16　冬，十月，帝幸魯。

17　張步聞耿弇將至，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，又令兵屯祝阿，別於泰山、鐘城列營數十以待之。弇渡河，先擊祝阿，自旦攻城，日未中而拔之；故開圍一角，令其眾得奔歸鐘城。鍾城人聞祝阿已潰，大恐懼，遂空壁亡去。

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。弇進兵先脅巨里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，宣敕諸部，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；陰緩生口，令得亡歸，以弇期告邑。邑至日，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。弇喜，謂諸將曰：「吾所以修攻具者，欲誘致之耳。野兵不擊，何以城為！」即分三千人守巨里，自引精兵上岡阪，乘高合戰，大破之，臨陳斬邑。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，城中兇懼。費敢悉眾亡歸張步。弇復收其積聚，縱兵擊諸未下者，平四十餘營，遂定濟南。

時張步都劇，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，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，相去四十里。弇進軍畫中，居二城之間。弇視西安城小而堅，且藍兵又精，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，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。藍聞之，晨夜警守。至期，夜半，弇敕諸將皆蓐食，會明，至臨菑城。護軍荀梁等爭之，以為「攻臨菑，西安必救之，攻西安，臨菑不能救，不如攻西安。」弇曰：「不然，西安聞吾欲攻之，日夜為備，方自憂，何暇救人！臨菑出不意而至，必驚擾，吾攻之一日，必拔。拔臨菑，即西安孤，與劇隔絕，必覆亡去，所謂『擊

一而得二』者也。若先攻西安，不能卒下，頓兵堅城，死傷必多。縱能拔之，藍引軍還奔臨菑，並兵合勢，觀人虛實。吾深入敵地，後無轉輸，旬月之間，不戰而困矣。」遂攻臨菑。半日，拔之，入據其城。張藍聞之，懼，遂將其眾亡歸劇。

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、須張步至乃取之，以激怒步。步聞，大笑曰：「以尤來、大彤十餘萬眾，吾皆即其營而破之。今大耿兵少於彼，又皆疲勞，何足懼乎！」乃與三弟藍、弘、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，至臨菑大城東，將攻弇。弇上書曰：「臣據臨菑，深塹高壘；張步從劇縣來攻，疲勞飢渴。欲進，誘而攻之；欲去，隨而擊之。臣依營而戰，精銳百倍，以逸待勞，以實擊虛，旬日之間，步首可獲。」於是弇先出菑水上，與重異遇；突騎欲縱，弇恐挫其鋒，令步不敢進，故示弱以盛其氣，乃引歸小城，陳兵於內，使都尉劉歆、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。步氣盛，直攻弇營，與劉歆等合戰。弇升王宮壞臺望之，視歆等鋒交，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，大破之。飛矢中弇股，以佩刀截之，左右無知者。至暮，罷。弇明旦復勒兵出。

是時帝在魯，聞弇為步所攻，自往救之。未至，陳俊謂弇曰：「劇虜兵盛，可且閉營休士，以須上來。」弇曰：「乘輿且到，臣子當擊牛、釃酒以待百官，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？」乃出兵大戰。自旦及昏，復大破之；殺傷無數，溝塹皆滿。弇知步困將退，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。人定時，步果引去，伏兵起縱擊，追至鉅昧水上，八九十里，殭尸相屬，收得輜重二千餘兩。步還劇，兄弟各分兵散去。

後數日，車駕至臨菑，自勞軍，群臣大會。帝謂弇曰：「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，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跡，此皆齊之西界，功足相方。而韓信襲擊已降，將軍獨拔勍敵，其功又難於信也。又，田橫亨鬻生，及田橫降，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；張步前亦殺伏隆，若步來歸命，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，又事尤相類也。將軍前在南陽，建此大策，常以為落落難合，有志者事竟成也！」帝進幸劇。

耿弇復追張步，步奔平壽，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。茂讓步曰：「以南陽兵精，延岑善戰，而耿弇走之，大王奈何就攻其營？既呼茂，不能待邪？」步曰：「負負，無可言者！」帝遣使告步、茂，能相斬降者，封為列侯。步遂斬茂，詣耿弇軍門肉袒降。弇傳詣行在所，而勒兵入據其城，樹十二郡旗鼓，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，眾尚十餘萬，輜重七千餘兩，皆罷遣歸鄉里。張步三弟各自系所在獄，詔皆赦之，封步為安丘侯，與妻子居雒陽。

於是琅邪未平，上徙陳俊為琅邪太守；始入境，盜賊皆散。

耿弇復引兵至城陽，降五校餘黨，齊地悉平，振旅還京師。弇為將，凡所平郡四十六，屠城三百，未嘗挫折焉。

18　初起太學。車駕還宮，幸太學，稽式古典，修明禮樂，煥然文物可觀矣。

19　十一月，大司徒伏湛免，以侯霸為大司徒。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，既至，霸不及政事，徒勞苦而已。仲叔恨曰：「始蒙嘉命，且喜且懼。今見明公，喜懼皆去。以仲叔為不足問邪，不當辟也。辟而不問，是失人也！」遂辭出，投劾而去。

20　初，五原人李興、隨昱、朔方人田颯、代郡人石鮪、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。匈奴單于遣使與興等和親，欲令盧芳還漢地為帝。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。十二月，與俱入塞，都九原縣；掠有五原、朔方、雲中、定襄、雁門五郡，並置守、令，與胡〔通〕兵，侵苦北邊[6]。

21　馮異治關中，出入三歲，上林成都。人有上章言：「異威權至重，百姓歸心，號為咸陽王。」帝以章示異；異惶懼，上書陳謝。詔報曰：「將軍之於國家，義為君臣，恩猶父子，何嫌何疑，而有懼意！」

22　隗囂矜己飾智，每自比西伯，與諸將議欲稱王。鄭興曰：「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尚服事殷；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，猶還兵待時；高帝征伐累年，猶以沛公行師。今令德雖明，世無宗周之祚；威略雖振，未有高祖之功；而欲舉未可之事，昭速禍患，無乃不可乎！」囂乃止。後又置廣職位以自尊高，鄭興曰：「夫中郎將、太中大夫、使持節官，皆王者之器，非人臣所當制也。無益於實，有損於名，非尊上之意也。」囂病之而止。

時關中將帥數上書，言蜀可擊之狀，帝以書示囂，因使擊蜀以效其信。囂上書，盛言三輔單弱，劉文伯在邊，未宜謀蜀。帝知囂欲持要端，不願天下統一，於是稍黜其禮，正君臣之儀。帝以囂與馬援、來歙相善，數使歙、援奉使往來，勸令入朝，許以重爵。囂連遣使，深持謙辭，言無功德，須四方平定，退伏閭里。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，囂聞劉永、彭寵皆已破滅，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；帝以為胡騎校尉，封鎬羌侯。

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，囂不聽，而徒興捨，益其秩禮。興入見曰：「今為父母未葬，乞骸骨；若以增秩徒捨，中更停留，是以親為餌也，無禮甚矣，將軍焉用之！願留妻子獨歸葬，將軍又何猜焉！」囂乃令與妻子俱東。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，以所將賓客猥多，求屯田上林苑中；帝許之。

囂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，不願專心內事，說囂曰：「昔更始西都，四方響應，天下喁喁，謂之太平；一旦壞敗，將軍幾無所厝。今南有子陽，北有文伯，江湖海岱，王公十數，而欲牽儒生之說，棄千乘之基，羈旅危國以求萬全，此循覆車之軌者也。今天水完富，士馬最強，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，此萬世一時也。若計不及此，且畜養士馬，據隘自守，曠日持久，以待四方之變；圖王不成，其敝猶足以霸。要之，魚不可脫於淵，神龍失勢，與蚯蚓同！」囂心然元計，雖遣子入質，猶負其險阨，欲專制方面。

申屠剛諫曰：「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，人所畔者天所去也。本朝誠天之所福，非人力也。今璽書數到，委國歸信，欲與將軍共同吉凶。布衣相與，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，況於萬乘者哉！今何畏何利，而久疑若是？卒有非常之變，上負忠孝、下愧當世。夫未至豫言，固常為虛；及其已至，又無所及。是以忠言至諫，希得為用，誠願反覆愚老之言！」囂不納，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。

23　王莽末，交趾諸郡閉境自守。岑彭素與交趾牧鄧讓厚善，與讓書，陳國家威德；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，班行詔命。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、武陵太守王堂、長沙相韓福、桂陽太守張隆、零陵太守田翕、蒼梧太守杜穆、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；悉封為列侯。錫光者，漢中人，在交趾，教民夷以禮義。帝復以宛人任延為九真太守，延教民耕種嫁娶。故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。

24　是歲，詔征處士太原周黨、會稽嚴光等至京師。黨入見，伏而不謁，自陳願守所志。博士范升奏曰：「伏見太原周黨、東海王良、山陽王成等，蒙受厚恩，使者三聘，乃肯就車。及陛見帝廷，黨不以禮屈，伏而不謁，偃蹇驕悍，同時俱逝。黨等文不能演義，武不能死君，釣采華名，庶幾三公之位。臣願與坐雲臺之下，考試圖國之道。不如臣言，伏虛妄之罪；而敢私竊虛名，誇上求高，皆大不敬！」書奏，詔曰：「自古明王、聖主，必有不賓之士。伯夷、叔齊不食周粟，太原周黨不受朕祿，亦各有志焉。其賜帛四十匹，罷之。」

帝少與嚴光同遊學，及即位，以物色訪之。得於齊國，累徵乃至；拜諫議大夫，不肯受，去，耕釣於富春山中。以壽終於家。

王良後歷沛郡太守、大司徒司直，在位恭儉，布被瓦器，妻子不入官舍。後以病歸，一歲復征；至滎陽，疾篤，不任進道，過其友人。友人不肯見，曰：「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，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！」遂拒之。良慚，自後連征不應，卒於家。

25　元帝之世，莎車王延嘗為侍子京師，慕樂中國。及王莽之亂，匈奴略有西域，唯延不肯附屬，常敕諸子：「當世奉漢家，不可負也。」延卒，子康立。康率傍國拒匈奴，擁衛故都護吏士、妻子千餘口。檄書河西，問中國動靜。竇融乃承製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、西域大都尉，五十五國皆屬焉。

校改記

↑ 異棄馬〔步〕(奔)走　章校「十二行本『奔』作『步』；乙十一行本同；孔本同；張校同；退齋校同。」《後漢書．馮異列傳》同，據改。

↑ 閏月　案：據陳述《二十史朔閏表》，此年為閏二月，然而范《書》、《通鑑》本文，皆作閏正月，且干支日皆無誤，似陳述《表》誤。

↑ 〔奈何〕　章校「十二行本『在』下有『奈何』二字；乙十一行本同；孔本同；張校同。」據補。

↑ 〔速開門出〕　章校「十二行本『所』下有『速開門出』四字；乙十一行本同；孔本同；張校同；退齋校同。」《後漢書．彭寵傳》同，據補。

↑ 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　章校「十二行本『嘗』作『常』；乙十一行本同；孔本同。」案「嘗」「常」二字皆可，今不改。

↑ 與胡〔通〕兵侵苦北邊　章校「十二行本『胡』下有『通』字；乙十一行本同；孔本同；張校同；退齋校同。」《後漢書．盧芳傳》同，據補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